

# 宽窄巷

宽窄切角限·都市慢生活

## 城市笔记

封面

2019.12.10 星期二

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方蕾 校对 廖焱炜

你所不知道的峨眉影 ②  
文艺地理 7  
成都

# 电影厂里神秘的烟火师

## 1 摄影片场规矩多 掌镜的摄影师就是『王』

拍摄现场不是电影学院能够教出来的。许多过过脉的东西，是靠时间磨出来的经验。如果要成为一个掌镜的摄影师，之前要当摄影助理，再当副摄影，然后才由师傅带着得到掌镜大权。摄影助理干的活就是换胶片、拉皮尺、跟焦点，有许多人一辈子就干这个，在摄影机前，忙前忙后一辈子，也没有能够进步一寸变成掌镜的摄影师。

当然，这些辅助工作非常专业精细，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好的。换胶片的时候，除了把新的装到底片的片盒里在摄影机上，还要用一个橡皮球滚，用手使劲捏，用鼓出来的风去把片门吹拭干净，不允许有半点尘埃留在片门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当年米家山导演的《顽主》有一场，调动了几百人在北京当时一个很现代的展览馆拍重头戏，米导有很多想法，现场配合非常麻烦，费了很大的劲，终于成功完成。可是一周以后，北京电影洗印厂传来噩耗：那场耗费巨大的重头戏，胶片划道不能用！分析原因，可能是因为片门上有一粒肉眼看不见的尘埃。

摄影江湖的规矩很多，掌镜的摄影师基本上是一个“君王”，摄影助理安好脚架，把摄影机架上去，这机器是神圣的，别人不能靠近，更不能上去眯着眼睛看镜头。也有不少掌镜摄影师和蔼可亲，也不是独霸那个位置不让别人靠近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只有两类人可以去看摄影机的镜头。一个是照明组长，他的光打在镜头里的人物和景物上，效果怎么样？需要怎么修改？必须他亲自从镜头里去看，摄影师不会干涉。当然，摄影师必须是懂照明的，不懂也摸不到堂子。传统时代，摄影师是要画出一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图的，包括用光圈，一部电影少说也要画几百张图。牛的摄影师会说，导演选演员的时候，摄影师必须参加，导演选基本形象，摄影师看演员不上镜，怎么样用光，这也是早期拍电影的规矩之一。

可以一个箭步冲向摄影机看镜头的除了照明组长之外，我的印象中就是烟火师了。甚至，有的时候，烟火师还可以直接给摄影师提机位和景别的建议。因为，烟火师傅在大场面里用烟火造型这档子事情，太专业了，除了他本人，任何人都基本上都插不上嘴，说不起话。



《顽主》有一场重头戏因胶片划道弃用留遗憾。



66

电影厂有许多规矩，我刚才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。比如，对摄影、照明、剪辑这些岗位，我从来都很敬仰，觉得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是艺术家。可是，一到峨眉电影厂，他们都管这些岗位的人叫“师傅”。呆了相当长时间以后，我逐步悟出来，叫师傅一定有叫师傅的道理。电影拍摄是一个艺术江湖，这个江湖必须是靠各个极其专业的行当，极其专业的技术，一点一滴做出来。如果一个导演，不懂得各个环节的各个技术，那是镇不住这个堂子的。



电影中的爆破都有烟火师的功劳。

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用了许多烟火技术。

## 2 制造自然氛围 文艺电影也需要烟火师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峨眉厂区的深处，有一个院子是烟火库，它和当时的特技车间相距不远。在我看来，烟火也是电影特技的一部分，特别能够制造效果。当然，现在的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都是数字化了，特技的制作完全可以改变许多场景，对传统特技完全是一种颠覆。

烟火师在电影剧组是一个很特别的行当，既危险又充满神秘的感觉，导演康洪雷的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拍摄的时候，剧组就曾经发生一个事故，西影厂一个烟火师傅被炸死了。

很多人有一个误解，烟火师仅是战争片才需要，其实不是，战争片炮火冲天、狼烟滚滚的场面固然是烟火师大显身手的结果，但许多没有任何战争场面的文艺抒情电影开拍的时候，有经验的导演也会找一个烟火师。

不打仗，烟火师用来干什么？一个导演如果要拍一个早晨的画面，需要一点晨雾的感觉，如果没有晨雾，拍出来的画面很死板，没有早晨的韵味。烟火师施放一些薄烟，马上会有一个烟雾腾腾的韵味，拍出来的画面自然有生气。有经验的摄影师，往往喜欢和烟火师配合，这样拍出来的画面特别有味道，在行话里，甚至有“少打灯，多放烟”的说法。

这种薄烟的施放比较简单，烟火师配好了一种黄色粉末，一般是放在一个大的竹片上，点燃以后，烟雾喷涌，哥几个拿着竹板在现场前后跑，副导演躲在人群当中，大喊大叫地让群众演员注意了，等烟雾放匀净，摄影师觉得可以了，导演一声令下，开拍。

有烟的画面，就有一种生活气息，现场既热气腾腾，又自自然然。

## 3 烟火师的法宝 一烟、二炸、三放火

一般来说，烟火师在一个场面当中有三种方式作为自己的造型手段，一是烟，二是爆炸，三是火。

烟是造型手段里最狠的一种，一般来说在大场面里都是放在远景的深处，放烟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只放黑烟，一定要有白烟、黄烟，这样出来才有层次。烟火师就很狠在明明是一场残酷的战争，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，基本上当作艺术品在整，哥几个在悬崖上，河滩上放上一大堆一大堆的粉末，把旁观者赶得远远的，这堆粉末的烟柱有多大，能升多高。他们心里的感觉与一个行为艺术家差不多，心里想，你们就等着看吧，一定要把你们掀翻。

然后是爆炸，爆炸一般是用雷管来引爆，然后用一个塑料袋灌满汽油，用多大的雷管，用多少汽油，全靠经验。这种做法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，爆炸起来火团很大，但是虚张声势，没有多少炸裂的能量，在后期配音的时候，一定要请录音师和拟音师配合，录出很闷很沉的爆炸声，显得力道很大的样子。八一厂拍的一些纪实性的战争片里面，爆炸的力度要大一些，会真的炸出一些泥土出来，但是这样的镜头多半都是空镜头，就是没有人在其中的，怎么炸都无所谓。

一般说，远处要放巨大的烟柱作为背景，中间地段主要是放一些爆炸点，爆炸点的引爆是通过一根根电线通到一个总控制台上，先炸远处，再炸近处。

最后是火，火是最简单的，一般在近景当中使用，作为一个点缀，烟火师会和道具师一起，弄几个架子之类的，然后用油棉纱藏在架子后面，一般说来，这些火都放在距离摄影机比较近的地方，甚至故意是在焦点之外的，只起一个烘托气氛的作用。

开拍之前，几个烟火师会疯子一样地跑在远处，把狼烟点燃，一时间，浓烟冲天，直冲云霄，煞是恐怖，只要那烟一起，整个一个河坝上千的群众演员就无比紧张。这个时候，烟火师跑回来，再把近处的油棉纱点燃。

导演这个时候，真的像一个将军一样指挥着这场战争，当他一声令下的时候，躲在摄影机后面的烟火师会非常准确地，按照预先算好的顺序，引爆一个一个的炸点。

一个狼烟四起，炮声呼啸，火光冲天的场面就这样被哥几个搞出来了。

这样的大镜头拍下来，烟火师的脸一定是铁青的，气一定是出不均匀的，腿一定是发软的。因为他们太紧张了。

拍了那么多戏，其实我觉得烟火师最麻烦的不是放烟，甚至不是爆炸和放火。我觉得最麻烦的是炸点。

所谓炸点，其实就是子弹打到人身上或者东西上的效果，比如树上、墙壁上、还有人身上。烟火师们为了一个炸点，就要忙乎很久的时间，选位置、选雷管、安放雷管，接电线，花了好几个小时把炸点安装好，如果遇到一个演员开拍的时候一紧张，位置没有走好，或者时间没有掌握好，往往在几秒钟之内，就把烟火师的劳动成果付之一炬。他们会垮着脸，花费一个小时再做一遍，弄得演员不紧张都会紧张。

## 4 爆炸戏有风险 受伤的事时有发生

其实，物体的弹着点都不是最麻烦的，最麻烦的是人身上的弹着点。先要由服装师傅准备几套衣服，如果是一个军官被机枪打成蜂窝窝，就一定要准备几套毛料衣服。烟火师拿到衣服，在里面安雷管，雷管放在一个避孕套里，里面灌满血浆，用止痛膏贴在衣服的内面，然后通上电线，有多少个弹着点，就有几根电线。炸的时候，雷管有比较大的爆炸力量，不仅会把避孕套里的血浆炸出来，当然还会把衣服炸破，从正面看，就是一个子弹穿过，衣服被击穿一个洞，鲜血喷涌的效果。我没有考证过，听说烟火师的这个小技巧是从香港枪战片那里学来的。

演员要在里面穿上一个特制的硬质挡板，把经过烟火师精心制作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穿在身上，然后，那些电线会轻轻地从裤脚下通出来，连到烟火师的一个操作台上。拍的时候，全场都很紧张。我在重庆拍过一个戏，要把一个国民党军官打成“蜂窝煤”，场景是在那个军官的办公室里。烟火师忙了一天，把办公室的桌子上，后面的柜子上，台灯上，书上，都安了炸点，当然，衣服的前胸后背也有。演员明白，这样的炸点，一定要让他先用胸口对着镜头，烟火师接通前胸的炸点让它们炸起来，然后还要转过身去，把背后亮出来，然后再炸后面，同时，还要把桌子上和柜子上的炸点引爆。

那天是在喊口令，事先说了很多遍，我喊“1”的时候，演员怎么做，烟火师炸哪里，我喊“2”的时候，演员怎么做，烟火师炸哪里，我喊“3”的时候，大家怎么做等等，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要过几遍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一点错。大家屏住呼吸，听我喊开始。还好，一切很顺利。演员趴倒在地后，我叫了停，演员爬起来，脸上挂了很多汗珠，还说，他的衣服都湿透了。

虽然像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里烟火师死亡的事情极少，但是拍烟火戏的时候受伤的小事故见惯不惊。

一般说来，电影厂烟火组的人基本上都是部队转业的人，比较有经验，纪律性比较强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准我们靠近的，他们的工作室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粉末，有的时候还要把粉末放在外面晾一晾。

在布置爆炸点的时候，烟火师会在他们放置的雷管、粉末、汽油袋的周围用石灰画上一个大概直径有三四米的圆圈，一个镜头里，可能有十个，甚至几十个这样的爆炸点，每一个爆炸点的周围都会有这样的圆圈。

开拍之前，我要拿着喇叭大声地告诫群众演员，在往指定位置冲锋的过程中，不能靠近白色圆圈，否则就会有危险。

有一次在云南腾冲拍戏，在一个很大的吊桥上安放了多颗爆炸点，让群众演员从桥的对面冲过来，其中一个60多岁的大爷就靠近了白圈，刚好爆炸启动，大爷的脸被爆炸烫伤，肿起很大的泡。

还有一次，还是在云南腾冲，拍枪战。背景是在一个小窝棚里，小窝棚是置景师傅搭出来的，主要材料是木板，腾冲的气候比较干，木板很干很硬，甚至有些脆。烟火师按照他们惯常的做法，在木板上安了很多弹着点，为了效果，可能用的雷管比较烈一点。演员是许亚军，他非常聪明和有经验，拍枪战戏也很多，位置准确得近乎完美，动作也非常到位，当他举枪射击完最后一步的时候，烟火师启动了炸点，只听啪啪几声脆响，许亚军再冲出来继续射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躲在一边的小伙子倒了，他不是演员，也不在画面里面。大伙急忙围上去，只见他的裤裆里浸出了殷红的鲜血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个炸点的木头太干太脆，炸了以后，一个木渣飞出来，其威力就像子弹一样，径直飞到了站在一边的小伙子身上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